



# 北国风

副刊



一湖红莲惊微澜。

主编:文天心  
责编:曹晖  
执编/版式:毕诗春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rbbsc@163.com



请关注龙头条新闻APP  
文旅频道·妙赏专栏



长天  
犹如一匹  
壮阔的蓝  
缎,飘拂  
向大地的  
尽头,那  
儿是一涯  
清波,无  
根莲花。  
这儿就是  
虎林的月  
牙湖。

## 一湖红莲惊微澜

□文 撰 王宏波

在立秋的前一天,我们来到这  
里,要在秋日来临的最后一天,观赏  
独具特色的莲花——“虎林莲”。

湖面波澜不惊,远岸树木森茂,  
近处莲花静植,一座朱亭隐在山崖  
一角,我们的船缓缓而行,风儿闪着  
太阳的金泽,折射着湖水的清澈,  
迎面而来又从我们的身边款款流  
过。

一只鸥鸟凌空从我们的船首倏  
然掠过,在湛蓝的天际划出一道弧  
线瞬间消失在远方。  
我为这个景色深深地陶醉,在  
清醒过来后,对这片水域的历史产  
生了探寻之意。

为我们开船的这位师傅五十多  
岁,是土生土长的虎林人,用他自豪  
的话说,我是北大荒十万转业官兵  
的第二代,也叫“荒二代”。

他方圆的脸被太阳晒成紫铜  
色,穿一件已经洗得有些发白的军  
黄衬衣,端坐在驾驶台前,双目明亮  
瞭望水面,一边开船一边讲述。

月牙湖如一幅长长的画卷,在  
我们船的行驶中渐次展开……

月牙湖,原来没有这么美丽的  
名字。它是黑龙江省虎林市东北  
方这片水域大小不等三十多个水泡  
子之一,它的面积为360多公顷,平  
均宽度250米,水深1.5米,东端有  
支流与乌苏里江相通。一九八七  
年九月国家批准这里为“草地类自  
然保护区”。水泡子,意味着蛮荒,  
没有文化韵味。不知哪位民间高  
人,登高俯瞰湖水中央,兀立一块状  
如弯月的巨石,便大呼一声:月牙  
湖。从此就有了这个幽静、诗意的  
名字。

我们的船室内宽敞,两边窗下  
各置四桌八椅,坐在那儿,四处景色  
尽收眼底。  
蓝天、白云、鸥鸟、山冈、树木、  
芦苇,在湖面上投射着的生动影像,  
微风乍起它们立刻摇曳生辉,迅而  
变成梦幻般的碎影。鱼儿在水中逐  
波,不时跃出水面,在这些倒影间翔  
舞,它们亮如黑豆的眼睛对我们这  
些陆地动物,充满了好奇和友善的  
问询……

船首像一艘巨艇,在碧澄的水  
面轻柔地犁过,浪花如玉拍打船帮,  
始是哗然,继是窸窣。

船从宽阔的湖面驶入一条狭长  
的水道,立刻被两边连绵的莲花簇  
拥徐行。  
阳光下莲花渺渺,莲梗劲挺托  
举着翠绿的莲叶,那莲花有的绽放  
鲜艳,有的含苞梦里,它们的每枚花  
瓣或花蕾下面是一缕浅浅的绿意,  
愈上愈为浅粉、浅红,至花儿尖部那  
就已如融融晓霞的一片殷红,莲动

花曳,霎时一缕清新飘逸风中……

我想起南朝谢灵运在《采莲赋》中  
的名句:“紫茎兮文波,红莲兮菱  
荷。”这是对莲花之美极致的赞美。

我们的船在莲花盛开的湖面徐  
行,“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  
开”,船首刚刚轻推一顷莲花,船尾  
却又是绚烂密植。

当地的文联主席唐勇是一位在  
乡镇做过领导工作又有文化情结的  
年轻干部,他见我瞩目这不尽莲花,  
便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莲花的传说和  
现实的故事。

久远的年代,这里是一片凄冷  
的水域,上无鸟翔,下无鱼跃。一  
天,一位天女下凡经过,为了改变这  
里的荒凉,她遂拔下头上的金簪,在  
这毫无生息的水域一挥,洒下万道  
金光,留下盎然生机,岸芷汀兰,鱼  
虾翔集,莲花摇曳,人民安居……

这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袁珂  
在《中国古代神话》里说,“神话和现  
实生活有紧密的联系”,反映了人们  
对于美好的渴望,而要把神话真正  
变为美好的现实,“这是极端困难  
的”(高尔基语)。

莲花多生南国水乡,而在北国  
这个高寒之地亦有莲花盛开绽放,  
清香四溢,这是一代代虎林人改造  
自然的结果。

唐勇说莲花,学名为莲藕,别名  
常见的有:荷花、藕花、芙蕖、碧环、  
水芙蓉、菡萏等。

生物的生长要经过迁徙后对于  
“新家”环境、气候的适应,在那些无  
穷尽的岁月里,月牙湖的莲花历经  
东北的风霜雨雪,高寒凛冽,生生死  
死任其“天命”,到了二十世纪中期,  
亭亭的莲花开始萎靡。

虎林人以“天人合一”的感悟和  
心灵智慧,对于这片莲花进行重构,  
植物学家针对气候、水质、病虫害等  
问题,培养引进耐寒品种的莲花种  
子,清除水域藻荇确保莲花生长水  
面;采取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相结  
合控制病虫害,为莲花的再度盛开  
加入科技因素,形成了新的生物依  
存链条,打造成独有虎林地域特点  
的抗高寒莲花品种——“虎林莲”。

每年七月底八月初,月牙湖上  
这高纬度的莲花盛开,一望无涯妩  
媚动人,一派生机一片活力,成为旅  
游业的重要资源,吸引了全国各地  
的游人从四面八方而来,当地政  
府以莲花为媒,每年举办盛大的“莲  
花节”,招揽全国合作伙伴做大“莲  
花”经济,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  
柱产业。诗人赞曰:“北国骄子虎林  
莲,高寒秀色别有天。风吹荷香千  
里外,不似江南胜江南。”

虎林获得了“中国野生荷花之

乡”的美名,还被上海吉尼斯评为  
“面积最大的寒温带地区野生荷花聚  
生地”。

莲花,已成为虎林的地域象征。  
阳光如金,照在湖面。我们的  
船轻推莲花而行,莲花和船相依相  
拥。此时,一缕琴音响起,惊起一湖  
微澜,莲花起伏荡漾,顿时我的鼻  
孔溢满莲花的馨香。我站在船首迎  
徐徐微风,仿佛看到从湖面水波、  
从莲花间,浮现出古人对于莲花赞  
美的诗行——宋朝周敦颐在《爱莲  
说》中写道,莲花“中通外直,不蔓  
不枝,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的经典名句,尤为鲜明地舒展  
在湖水和天际之间。

莲花,从古至今被人们视为高  
洁、清廉的象征。

正午的阳光直射湖面,给莲花  
镀上了一层金辉,我们在莲花群间  
“泛柏舟而容与,歌采莲于江渚”,  
歌声、琴声好像闪烁着太阳的七彩  
光芒融入了清爽的风里,化为了湖  
水的浪花朵朵。

船开始返航,我来到船尾留恋  
地深情回望,无垠莲花好似一片  
缥缈的朝霞,落在碧澄的湖水之上  
闪烁着粼粼波光。

我的心不由得醉了。



湖中莲花。



茅兰沟游客。

## 茅兰沟,我来了!

□文/摄 许长艳

茅兰沟,原名叫“猫狼沟”,因为此地荒凉幽  
深,常有山猫野狼出没。

茅兰沟位于伊春市嘉荫县境内,它的来头  
可不小!这里本是海洋覆盖的花岗岩基,大约  
2.5亿年前,地壳变迁,岩层崩塌,巨响震天,群  
石乱飞,大自然的伟力促使峡谷诞生了。没有人  
知道,那是怎样雷霆霹雳、惊天动地的大场面。

亿万年来,这山水秘境在沉睡之中,又经历  
了数次崩裂,加上茅兰河水长年累月的切割与  
冲刷,使得大峡谷越变越幽深了。总而言之,这  
里人迹罕至,野兽出没,林木茂盛,花自飘零水  
自流……

1992年,当地政府开发茅兰沟,10年后被批  
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大峡谷向世人展露其雄  
奇的容貌。

而今,我们在导游的带领下,从“入口”陆  
续向谷底走去,但见峭壁嵯峨,树木茂盛,“险径崎  
岖百丈深,苔痕翠润层林”。脚下的河水黑  
而浑浊,故名“乌金湾”,它蜿蜒奔流,哗哗作响,  
时而湍急,时而平缓,不少长满绿苔藓的  
大小石,阻挡着流水前行,更增添了野趣。

栈道忽高忽低,凹凸不平,我们都扶着仿  
干的水泥扶手,小心翼翼地走,荒草野花遍地  
皆是,石堆巨岩错落参差,原生态的风景令  
我们陶醉。

峡谷两侧山势逶迤,峭拔奇峻,尤其是“石  
老妖”“野鹤峰”和“剑劈峰”,更是令人惊叹  
其鬼斧神工。

时近正午,阳光温暖,举目望去,悠悠白云  
几乎与山峰相接。山顶和山腰的石缝里生长  
着绿色植物,或挺立,或偃卧,或倒悬,彰显  
着顽强的生命力。小兴安岭北麓之地,岂  
会缺少了它们的身影?

此时,正像诗歌里写的那样,“草在结  
实,在风中摇曳,一切都很美好”。我们人  
类是大自然的孩子,正在向她致敬和膜拜。

我随游人走走停停,拍了不少风光照片,  
穿过两峰对峙的狭窄山路,仙女湖前面的  
茅兰瀑布映入眼帘,它太漂亮了,从山崖上  
奔流而下,清澈的跌水汇入宽阔的黑龙  
潭,于是,大家纷纷在这里休息和留影。

其实,我也曾去过湖南的张家界地质公  
园、贵州的黄果树瀑布,但那是南方的峰  
林、瀑布。这茅兰沟拥有我们东北山水  
的特质,虽说环肥燕瘦,各有其美,然而,  
“月是故乡明”,因此我在观赏茅兰沟  
峡谷时,很自然地平添了一种亲切感。

我们用了两个小时,才游览完大峡谷,年  
老的我已累得气喘吁吁,两股战战。

尽管从谷底到平地上的“出口”,还有一  
百多个石阶要登临,但我还是鼓足勇气,  
来到了制高点望鹤亭,满怀豪情,迎风而  
立,俯瞰了茅兰沟的全貌。

沟壑纵横,峰回路转,都曾经走过。恍惚  
间,我宛如是在回望自己的生命之旅。当  
时,真想挥臂大呼一声:茅兰沟,我来了!

## 江畔人家

□文/林志刚 摄/郭胜楠

松花江水在小镇洮洲这里甩了一个温柔的弯,继续  
向省城哈尔滨的方向流去。洮洲是肇东市的沿江乡  
镇之一,却有百年的历史。因为依着滚滚的松花江,  
也让这里有了一丝饱满的、混合着涛声水韵的沉  
淀。

这里是北方的枕河人家。记忆当中,一条弯弯的  
堤坝隔开江水,坝下不远处就是错落的江畔屯落。  
几条小街,篱笆小院,鸡犬相闻。勤于耕作的人  
们,吃过早饭就将跨过堤坝,带着锄镰,走向江  
畔平整肥沃的江套地,开始一天的劳作。久居  
于江畔的人家,早已习惯了劳作,习惯了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一如江水的西来东去,自然、平  
常而充实。

临水而居的人水性好,这里也不例外。一条大  
江练就了人们卓越的水性。差的也能一去二三  
里,至于牵着牛尾巴过江的更是不乏其人。然  
而江畔人家最爱的不是游水,而是捕鱼。也可  
以这么说,江畔人家离不开捕鱼。

捕鱼在光腓娃儿的时候就开始了。孩子们年纪  
小,去不了大江,就选择屯里的小河。这些小  
河沟底与一坝之外的江水相连,多是几米宽  
的狭长形,水里遍生水草,各种小鱼虾聚集,  
穿梭其中,是孩子们首选的捕捞之地。自制  
的简易鱼钩、小箩网,或是一个空罐头瓶,都  
是

捕捉小鱼小虾的工具。想想当年水畔草间,  
小儿垂钓的情景,那种认真和全力以赴,真  
有些“怕得鱼惊不应人”的意思。

待年纪稍长,这里已经不能满足孩子们了。  
跨过堤坝,走近大江,不但是眼界的开阔,也  
是这里的孩子们长大的标志。从坝内到坝外,  
自小河沟到浩瀚的江,是江畔孩子们走向成  
熟的分界。江上捕鱼用的是渔船,撒的是旋  
网,或是拦江大网,渔汛期时,迎着微腥味的  
江风,众船齐放,自有一种雄浑的气魄。

这里捕鱼是有历史可循的。相传清末有个  
闯关东到此的王姓渔民,就在这坝外的江里  
捕到了一条几百斤重的大鲤鱼,通过当地衙  
门进贡给了朝廷,因而受到奖励。《黑龙江  
志稿》和《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记载有清  
朝捕鲤鱼和进贡鲤鱼的场景:这种产于松  
花江、黑龙江的鲤鱼,有着硕大的体型,可  
长到几百乃至上千斤,是清代的皇家贡鱼。  
因为体型大,生性凶猛,捕捞起来就十分  
艰险。稍有不慎,捕捞者就会葬身江底。如  
有幸捕到鲤鱼,会养在一处水圈,等小雪  
节气由官差将鱼冰冻,插上黄旗,一路送  
到京城内务府。当年捕到鲤鱼的王姓渔  
民,是否参与贡鱼已经不得而知,但可想  
见当年的松花



松花江上捕鱼人。